

花言哨语

当我们凝视王嘉尔的时候,会发现,王嘉尔用他的自我制造过程,解答了娱乐业的重要命题:2020年代,或者未来的2030年代,该如何做偶像?

尽管很多偶像,都可以用斜杠、跨界来定义,但跨界到王嘉尔这样的,恐怕只有一个,从击剑、音乐到舞台呈现,从视觉到设计,凡是涉足的领域,他都轻盈地做到最好,他是无界。

表面上看起来,他承袭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偶像制造方法,那就是,偶像必须是一个航空母舰,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要突破许多领域,谙熟许多表达方式,统摄许多资源,并且有能力把这一切在一个形象里捏合在一起。但他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偶像不一样的是,他更富有这个时代的信息特质,更轻盈,更顺滑,好胜心来得更天然,和自己的相处更轻松,却依然纯粹。

有时候,人的纯粹与否,和他所寄身的地理密切相关。王嘉尔身上有很多地理标签,但在他看来,他更接近一个世界人。“对我来说上海就是我家,我外婆、外公、舅舅、表哥都在这里”。在《非常静距离》里,他也曾经讲述自己少年时在香港的生活。他没有对某个城市的过分热爱,没有对故乡的执念,对他来说,在这么多城市生活过,每个城市都各有千秋,他也因此有了一套自己的地理逻辑,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生活,享受一个地方给自己的滋养。

但地理又给他带来一些轻微的烙印,在影像方

轻盈飞过万重山

面,他喜欢《无间道》《古惑仔》,喜欢动作片、警匪片和喜剧,而这都是港片的重要类型。所以,在构思和执导《100 Ways》《Pretty Please》《LMLY》三首歌的MV时,他是把它们当做独立的影像作品来做的,影像的色彩、氛围,环境的设置,都很接近香港的老电影,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因此被称为“追根溯源三部曲”。

他的故乡是大世界,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他生活过的地方对他有影响,但他也并不沉迷在这种影响里,而是自由来去。他所拥有的纯粹,是世界人的纯粹。

运动员家庭、运动员生涯,对王嘉尔影响至深,让他对竞争充满敬意,“我觉得(竞争)是合理的,而且越大的竞争才会有越好的东西。”因此,他总是全力以赴,甚至产生严重的时间焦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尽管他总是竭力提高做事的效率。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要做的事,带有一种被他定义的“平常心”。他在音乐的世界里,也带着这种独特的“平常心”,既全力以赴、全情投入、勇于尝试,却也愿意接受失败,并且用轻松的状态去应对。反映在创作心态上,就是他的很多旋律和MV的脚本,都是利用碎片时间写出来的。他也给“努力”和“勤奋”赋予全新的定义,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所以不需要严阵以待,他是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中,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工作反而变得轻松和畅快了。

有了全新的姿态,全新的定义,做音乐、做偶像这件事,就没有那么多纠结和思虑了。他天然地、全盘地接受这个行业的一切妥与不妥,新鲜与陈旧,对那些尚在争议之中的事物,也不怀排斥之心。所以,出道以来,他几乎出现在全部类型的综艺节目里,从《透鲜滴星期天》《拜托了冰箱第二季》到《偶像练习生》《梦想的声音》《少年之名》,等等。同时,他也在做潮牌,做设计,并且组建了Team Wang这样一个团队。

王嘉尔全面展示了在2020年代如何做偶像,要纯粹,却也要轻盈,要专注,却也不留痕迹。彼得·伯克写过一本《制造路易十四》,在这本书里,他详细剖析了路易十四是怎样让自己成为明星的,他和他的团队几乎动用了油画、版画、雕刻、文学、纪念章、戏剧、芭蕾、歌剧等一切艺术形式来推广自己,他也因此牢牢镌刻在历史书里。在路易十四所在的十七世纪,这种力量也只有君王贵族才有可能享有,成名的权力本身就仗仗权力。我们的时代里,所有人都貌似拥有这种权力,偶像不能只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得是许多领域的专家,在核心技艺之外,必须要占领更多的领地,给自己的偶像形象提供更多的领地支撑。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这是让章子怡都说是神一样存在的人。说的是来自香港的女演员惠英红,这一两年应该是她“最好的时光”,演技在华语影视圈得到广泛的认可。最近她出演的港剧《刑侦日记》正在播出,我看了,确实可圈可点。好几秒钟变换情绪,自然流畅,据说角色有五六个人格,简直是为红姐量身定做的。

惠英红是怎么炼成的?能演尽滚滚红尘中的女人百态。33岁一次未遂的轻生,将她的人生截成两半,前半生她压抑性别,靠求生本能挣扎,后半生她洞察人性,反哺技艺。在她的前半生,有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甚至有些许寒意。说的是债主跑到贫民窟的家里叫嚣,把少女惠英红的爸妈骂哭,惠英红气不过,大声对妹妹说,你去街上买毒药吧,买了我们全家吃好了,债主吓坏了,跑了。小小年纪就学会“以毒攻毒”,可见惠英红在体察复杂人性上是真的有天赋。

机缘巧合,惠英红拜了大导演张彻做干爹,以打女身份入了行。有一部电影的女主角不能忍受被十几个男人拳打脚踢而罢演,惠英红想都没想就说,我可以。因为敢拼不怕死,她以打女的身份拿到第一届香港金像奖影后的奖杯。代价是浑身伤痕,直到今天

惠英红的笑

她的鼻子都是歪的,只能用嘴巴呼吸。皮肉之苦尚且可以恢复,华服上身看不出来,拿下影后的惠英红万万没想到,风水流转得那么快,突然动作片不吃香了。没人找她演戏,着急上火,自暴自弃,就跟姐妹打麻将,牌运还不好,积蓄越来越少,头发一根根地掉。最后,她绝望了,在33岁的某一天抓起一把安眠药,打算终结这不得怜爱的前半生。

惠英红被妹妹救活了,与前半生不同的是,惠英红懂得了以柔克刚,懂得了韬光养晦,也懂得了如何收起锋芒,然后关键时候展露出来。

很多观众知道惠英红,其实都是非常小的角色,但哪怕是一个镜头都令人印象深刻。惠英红有一个绝招,就是笑,她从来不会傻笑,她的笑,信息量极大。很多观众都看过《宫心计》,别看角色低眉顺眼的,似乎在讨好,但嘴角中挂着不屑,眼神里有猎人的试探。其实这种微笑不完全是惠英红凭空设计的。2010年,她终于再次拿下金像奖影后,演一个绝望、失心疯的母亲。在社交场所应酬时,妹妹就私下提醒,你的笑太邪了,不是在暗示旁人跟红顶部,拜高踩低。惠英红这才意识到,也记住这种感觉,用进

戏里。

惠英红说过,人是复杂的,很多人都不想做坏人或者蠢人,都是被逼的。她心里有火,就在角色里好好烧一把。演失智老人,就是要提前感受人情冷暖;演出卖亲人的搞客,就是要证明亲情是需要环境和条件的。不可否认,惠英红演“恶女”,是最过瘾最爽的,她迄今为止的人生可能是很多女人两辈子才经历的。

有记者问过她,你到现在都没有结婚,还相信爱情吗?惠英红说,相信。我在等一个人,他是一个混血水兵,当年在码头每天都来买我的烟,有一次他说了一句:我爱你,就再也没有出现。如果他今天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嫁给他。惠英红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眼神是两种极致的混合笑意。纯真到极致,给愿意相信的人听,这是一个童话;狡黠到极致,给曾经沧海的人听,这只是个段子。

钱德勒

媒体人

佟言无忌

天气炎热,晚上会看一些清新的电影。那天刷到一部传记电影《托芙(Tove)》,是一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女演员演的,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托芙是著名的动画形象姆明(Moomin)的创作者。

就算不是动画爱好者,你一定也看过这个憨憨的可爱的河马形象,日本为它制作了78集的动画片,让这个形象扬名世界,但实际上,它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是由北欧女画家、插画家、小说家和连环画作家托芙·杨松塑造出来的形象。托芙1914年9月8日出生于赫尔辛基,父亲是雕塑家,母亲是画家,原本她想走画家这条路,但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反而是随手画下的可爱漫画成就了她。从1945年开始,她创作了姆明这个可爱的憨憨的河马,它可爱天真,喜欢冒险,“要做个保护柔弱女子的男儿汉”。就算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也会朝着自己理想飞奔的姆明,给了许多孩子最大的鼓励。姆明开始只是流传在挪威、德国等地,伦敦《晚间新闻》漫画专栏开始连载以后,它才成为风行世界的卡通形象,甚至成为了芬兰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它有自己的纪念邮票,芬兰航空公司还将它画在往返日本的航机身上。

离开你,我终于自由了……

这样一个在商业上获得超级成功的插图画家,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过了优裕的一生,她中年成名,成了芬兰国宝级作家,活到了93岁,而这部电影就是讲她前半生的故事,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充满童心的托芙生活得并不顺利。

她得不到主流画界的认可,甚至得不到父亲的认可。她的个人生活也并不顺利,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个性也非常文艺,婚姻对她来说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恋爱也波折重重,但是最后她走了出来。在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长相平平的女子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是有几点可以学的。

首先你要有自己热爱的工作,你才能在其中安置热情与才华。其次,你得要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并且最好能够富裕,你才能免被世界隔绝。第三在感情生活里,你要真正学会爱自己。

托芙的爱情属于典型的虐恋,她爱上的人是一位市长的孩子,美貌诱惑,“像危险的龙”。虽然欣赏托芙,也确实帮助过托芙把她的故事改编成戏剧,但是恋人从来没有把托芙放在心上,公然拥有许多情

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又穷又窘的托芙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掉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怎么也逃不出来——很多人因此就毁了。好在这时,托芙的事业得到了转机,她拿到了伦敦《晚间新闻》的约稿,收入瞬间高到自己也无法想象的地步。电影最后,功成名就的她来到巴黎,再与恋人见面,她说她从来没有像爱他一样爱过别人,但是这一切结束了。

当托芙离开恋人的公寓,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终于自由了——让人泪目,又让人微笑。你看,相貌平平不自信的我们总是要在情爱黑暗的隧道里摸爬滚打,经历那些最痛苦最艰难的事,才会真正懂得爱情是怎么回事。爱不是受虐,爱是要找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善待自己,离开不爱你的人,找到爱你的人,自信而温柔地开始自己的生活。等到真正领悟这个道理,你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黄佟佟

人物记者

长风新

媒体人